

# 2004

# 中国文学

最新作品

# 排行榜

严歌苓/拖鞋大队

李 铁/杜一民的复辟阴谋

秦 岭/绣花鞋垫

程 青/十周岁

阿 成/秀女

池 莉/金盏菊与兰花指

高 钢/遭遇美国教育

徐 歌/闯进南非

鲍河扬/走进思想的竹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京文学杂志社 主编

# 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2004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4·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北京文学杂志社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5  
ISBN 7-5039-2514-0

I. 2… II. 北…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669 号

### 2004·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主 编 北京文学杂志社  
责任编辑 斯 日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威林雅仕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514-0/I·1177  
定 价 24.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 目录

## 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

- 拖鞋大队……严歌苓 / 3  
树树皆秋色(存目)……方 方  
杜一民的复辟阴谋……李 铁 / 31  
绣花鞋垫……秦 岭 / 69  
十周岁……程 青 / 109

## 最佳短篇小说排行榜

- 秀女……阿 成 / 167  
金盏菊与兰花指  
——谨以此小说作为一个纪念……池 莉 / 189  
大笑上天堂……叶 弥 / 206  
足球课……文清丽 / 219  
曲别针……张 楚 / 231

## 最佳报告文学排行榜

翱翔太空(存目)

——中国领袖决策载人航天内幕……陈晓东

遭遇美国教育……高 钢 / 249

为你讨回尊严(存目)

——中国法律援助十年纪实……王希泉

矿难如麻(存目)……长 江

闯进南非

——一个中国记者的冒险之旅……徐 歌 / 298

## 最佳散文随笔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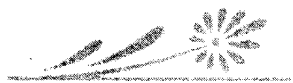
走进思想的竹林……鲍河扬 / 365

此岸,彼岸……张燕玲 / 392

1978年之恋……王 陆 / 401

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杨献平 / 406

三十三年……阿 溶 / 418



## 最佳中篇小说排行榜

- 第一名 拖鞋大队/严歌苓
- 第二名 树树皆秋色（存目）/方方
- 第三名 杜一民的复辟阴谋/李铁
- 第四名 绣花鞋垫/秦岭
- 第五名 十周岁/程青





## 拖鞋大队

那时还早，大家丝毫没对耿荻起疑心。谁会有足够的胆子、足够的荒唐去从本性上推翻高尚、体面的将军女儿耿荻呢？那时她们需要耿荻，就好比她们需要定量供给的四两肥猪肉、二两菜籽油、一两芝麻酱。她们从一开始认识耿荻，就死心塌地地爱戴起耿荻来，爱她的风度，爱她咧出两排又白又方正的牙哈哈大笑的潇洒，爱她的一掷千金。也爱她的古怪：比如她从来不说“操”、“老子”这样的日常用语，并且在听她们唱出这些字眼时，脸微微一红，被冒犯似的。耿荻是个十三岁半的女孩子，关于这一点，她们从来没怀疑过。正如没人怀疑每隔一阵就发布的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每隔一两年就会出现一个舍己救人的刘英俊、蔡永祥式的英雄。亦如她们从不怀疑她们的“拖鞋大队”是最精粹的“上流社会”，因为她们每人身上流着“反动诗人”、“右派画家”、“反革命文豪”的血液。总之，那时谁若对耿荻有任何怀疑，会立刻招致“拖鞋大队”的驱逐。

所以“拖鞋大队”的女队员们崇拜耿荻和耿荻好得钻一个被窝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长达半年。在那个每天早晨都会发生新的伟大背叛的时代，半年就足能使“海枯石烂”了。

第一次对耿荻提出疑点的是五月的一个傍晚。大家坐在墙头上看她们的父亲们搬砖。不时评论“你爸的阴阳头比我爸的好看！”“我爸装脱胎换骨比你爸装得好，看他腰弓得跟个虾米似的！”“快看穗子

她爸，装得真老实耶，脸跟黄狗一样厚道！”……

耿荻坐在她们当中，一声不响地看，不时喷出一声大笑。坐了一阵，有人就要尿尿，便跳到墙那边去了。耿荻一听墙头那边“哗哗”的声音，便微微撇嘴，脸又有些红。快到傍晚了，耿荻两条长腿一撩，下单杠似的跳下墙去。有人问：“耿荻你去哪儿？”耿荻回答：“上厕所。”

大家全都沉默着，因为她们发现这样长久的紧密相处，耿荻从来没和她们一块尿过尿。就是一同上厕所，耿荻也总在门外等着。若问她：“耿荻你不憋吗？”耿荻会厌恶地笑道：“关你什么事？缺乏教养——你爸还是反革命大文豪呢！”

这时耿荻显然又要躲开大家去上厕所。

三三说：“唉，咱们悄悄跟着，看耿荻怎么尿尿！”

三三的姐姐李淡云说：“下流卑鄙。”

大家扭头看着耿荻走远。她两只干净的蓝色回力鞋踏在雨水沓沓的大字报和杨树穗儿上神气、超然、优越。那是极其干净、蓝白分明的四十码高腰回力球鞋，露在不长不短的蓝卡其裤子下。耿荻一贯是一身蓝卡其学生装，洗得微微泛一层白，纤毫无染的样子。到处是穿黄军装的人，颜色是大言不惭的假和劣，出来一个一身学生蓝的将军女儿耿荻，无疑使这群重视视觉效果的“上流”女孩倾倒。在耿荻尚没给她们实际的好处之前，她们的心就全被耿荻收服了。半年前她们在军区大门口和门岗磨缠，看见正迎着大门走来的耿荻，就一齐静下来。老实说她们头一次看见耿荻，觉得她是个梳两条辫子的男孩。一直到多年以后，到了拖鞋大队的头目李淡云已当了教授，最小的喽啰穗子已远嫁海外，她们还是觉得耿荻身上最怪诞的东西是那两条缠着浅粉玻璃丝的长辫子。那两条辫子显得多余、不着调，是耿荻整个形象中的误差，后来也是她们侦破她的缺口。耿荻宽阔的前额、粗大的眉毛、凌厉的单眼皮构成的巾帼英姿，怎么横添出两根头发长、见识短的辫子呢？耿荻见她们全盯着她，便也回睨她们一眼。主要看她们八个人全是一模一样的海绵夹脚拖鞋，脚趾上有尘垢、红药水或紫药水，还有的带鱼鳞、西瓜汁。门岗的小兵说：“没有借书证我不会放你们

进去,走吧走吧。”李淡云十五岁了,已懂得拿眉梢眼角去搔人痒痒了。她说:“解放军叔叔你就扣住我好了,放她们进去读读书就出来,可好?”不比她大几岁的小兵不敢笑纳她的妖娆,说:“我扣住你干啥?咋能乱扣人?!”他还是又摆下巴又摆枪托:“滚滚滚,不要哄在‘军事重地’门口!”

她们只好走开,一边拿嘴巴朝小兵比划着最脏的字眼。这种咒骂方式在她们中很盛行,只是牙齿、舌头、嘴唇用力,每个脏字便不再是声音,而是毒毒的气流,一束束喷射出来。她们这样骂红卫兵、工宣队、军代表,骂张贴她们父亲大字报的、烧她们父亲著作的、扣她们父亲工资的、监督她们父亲劳动改造的所有人。“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牙缝滋滋作响,脏字像满嘴唾沫一样丰富。她们见一身学生蓝的女孩正在马路对面瞅她们,一下子都不骂了。

“军区图书馆除了毛主席著作就是党史,比你们作家协会图书馆的书多多了。”女孩说,眼睛斜着,看不惯或者要把她们看穿的意思。

李淡云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作家协会的?”

“我还知道你爸是作曲的。作过一个歌剧,是全国有名的大毒草。”

大家都高兴了。难得碰上一个这么了解她们的人。一时间八个女孩全争着指点自己的鼻尖:“我爸呢?我爸呢?知道他是谁吗?”

“你爸,不就是大右派吗?……你爸国民党三青团剧社的……”

女孩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想到会有这么学识广博的人——她看看也不过十三四岁啊。她们已在十分钟之后成为至交;她告诉她们她叫耿荻,住那里面——她用手指指岗哨密布的军营。李淡云叫起来,啊呀那你是耿副军长的什么人?耿荻说,三女儿。既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讳莫如深。耿荻说她常路过作家协会大门,常看见有关她们父亲罪状的大字报,所以也就摸透了她们的底细。她拍拍穗子的脑瓜,龇出雪白的板牙哈哈乐了:“谁让你们的父亲臭名昭著呢?”

女孩们也哈哈地乐了,说:“还遗臭万年呢!”

“……不耻于人类呢!”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她们很自豪,父亲们是反面人物,角色却是不小的,都在“历史”、“人类”的大戏剧里。

耿获这时说:“老实点,别跟我胡扯,你们到底想进去搞什么勾当?”

女孩们都看她们的头目李淡云。李淡云说军区大食堂这两天在卖猪板油,只要混得进门岗的人都能买到。耿获点点头,转身往回走。女孩们傻眼看着她两条扎着粉红辫梢的婀娜辫子在她方方正正的背后晃荡。耿获的背影完全是男孩,一副做大事情的样子。她在十几步以外停下,回头说:“哎,怎么不跟上啊?”她打个简洁干脆的手势:“跟上。”

到了门岗,她签了会客单,从蓝学生服的上衣兜掏出一本红封皮的“出入证”,往小哨兵面前一亮。那是多神气的一套动作,却又给她做得那么低调。应该说,女孩们对耿获的着迷,一开始就掺有神秘的暧昧成分。她们爱慕的,正是耿获的阳刚劲头。假如耿获就是一个如她们一样的女孩,她们和她的关系不会发展成后来那样。这时已没有办法,耿获一举一动都在她们心里引起一片浪漫。一切都只能朝一个过火的、难以收拾的未来发展。起头起得太好,也就起糟了。

那以后耿获常带她们进军区大院,买过期军用罐头、处理压缩饼干、次品军需大米、变质风干腊肠。有次正撕抢一堆腌猪尾,三三疯跑过来,说那边在卖回收的军大衣,五元钱一件。她要姐姐李淡云掏钱给她,她宁可不吃腌猪尾。李淡云说滚远远的,没看我正浴血奋战吗?李淡云肩上长了个疖子,让人抓掉了疤痕,血流红了半截袖管。三三却两手抱她的腰,把她往后拖。李淡云一面指挥其他女孩帮她抢,一面翻起腿往她妹妹身上踹,说五块钱给你买军大衣?骚不死你!……三三没得逞,从此姐妹俩成了仇人。她们的父亲工资停发,三个子女每月每人领十二元生活费。李淡云一直掌管开支,从那以后三三硬要把她自己的十二元钱讨出来单过。姐姐说你就眼巴巴等着吧,等我死了就归你当家了。三三终于起义,要和姐姐拼掉她十二岁的老命。姐

妹俩时常在四楼平台上决斗，“拖鞋大队”的其余女孩一边拉架一边感到她们的小小王国已到了亡国边缘。父亲们做了人民的敌人，她们也就成了过街老鼠，长久以来靠着紧密团结一致排外获得的一点尊严，随着李家姐妹的分裂也就要瓦解了。因为团结，她们的过街老鼠群落曾显得多么安全。她们这才意识到，这群落解体，她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没那胆子走进学校，走入菜市场，甚至走出作家协会的大门。

耿获毫不体察“拖鞋大队”的存亡大局，只是站在姐妹俩面前，说：“伸这条腿……好。佝下腰，淡云，你妹妹比你进步大；三三，腿再分开些，站稳，对。……”她完全是在欣赏一场不上档次的女子相扑。她偶尔“唉”的一声，轻轻摇头，因为姐妹俩又揪扯起头发了。耿获最讨厌她们把好好的一场格斗弄成娘儿们打架，一点品格也没有，一点看头也没有。她更讨厌她们扯头发扯不出胜负就嚎，尤其三三，嚎起来嘴里还不干不净，把骂军代表、红卫兵的丑话全拿来朝她姐姐开火。耿获最不能容忍的是三三不但骂泛意的丑话，还会呼天抢地地揭露李淡云的“丑事”，说：“不要脸来月经！臭流氓戴奶罩！”

骂到这火候李逸云一下子蔫了，毕竟有太多类似的把柄抓在妹妹手里。

耿获听三三揭露，实在忍无可忍，低吼一声：“李逸云，你给我闭嘴！”

三三也只听耿获的，嘴里安静了，眼睛还在挑衅地瞄她姐姐。耿获皱着眉头，肩膀耸起，全力忍受心里对这些女孩的恶心。她觉得自己瞎了眼，怎么会结识这样一群下流、鄙俗的东西？她们按说是书香里熏出来的，父亲们都是斯文人。她简直不懂这些平时也来两句海涅、普希金，也诌一折《红楼梦》故事的女孩怎么会露出如此嘴脸，原先她认为她们胃口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吃，现在发现她们的嘴也贫贱，什么乌七八糟的话都讲。耿获在这时会说：“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耿获走后女孩们都很惶恐。尤其三三，总会在当天晚上给耿获写封信，夹在《毛主席语录》的红封皮里，寄到耿获家。耿获一收到这

种免邮资的邮件,便明白女孩们求和了。她不再读三三文不对题的短信,也知道“拖鞋大队”如何地看重她,除她耿荻之外,社会上没有一个人肯平等地做她们的朋友。这类求和,总是以耿荻心软而圆满收场。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三三和她姐姐闹得太凶,揭露李淡云的身体发育又出了新丑闻,大声嚷道:“臭不要脸的下面都长毛了!”

耿荻甩手便走了。任三三寄多少本《毛主席语录》她也不理睬。一星期后在菜市场附近的露天舞台上,耿荻看见“拖鞋大队”三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在“游街示众”,胸口也都像她们的父亲一样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罪状,她们的罪状是偷窃了十二只鸡蛋。卖鸡蛋的农民一听说这三个贼娃娃是“反动作家”的女儿,就把她们揪到了台上。正当放学时间,学生们一群群聚拢到台下,看着三个十来岁的扒手女孩,麻秆似的腿和胳膊从嫌短的裤腿和袖子里伸出来,脸已扮出她们父亲那样的厚颜或麻木。耿荻看见最年幼的穗子,拖鞋少了一只,辫子散了一半,眼里只剩百分之五的灵魂。

那农民慷慨陈词后,一个胖女红卫兵登上舞台。她嗓子却惊人的甜美,说三个年幼女贼是受反动父亲的指使,出来搞乱秩序,破坏革命形势。“同志们,咱们一家每人每月才两个鸡蛋,她们贼胆包天,一偷就偷了你一家子的鸡蛋哪!贫下中农把鸡蛋支援了我们城里,她们偷鸡蛋就是破坏我们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她实在太激动了,热泪盈眶,一步到了三三面前,抓住三三从她妈那里捡来的旧绣花褂子,因为身量不对那小腰身垂在三三的髋部,腹便成了胸。

胖女红卫兵问三三,是不是她的混账老子指使她出来搞破坏的。三三嘴一向不饶人,说你才有混账老子。胖女红卫兵说你老子不混账难道是好人?三三说那可不可。“你的反革命老子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你老子先死。”

“啪”的一声,胖女红卫兵抡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三三往后踉跄几步,栽了个屁股墩。三三特别要面子,爬起来脸煞白,寻死的心都有了。耿荻两条长腿一掀,人已在台上。谁也没看见她怎样就抓住了女红卫兵的两手,反扭到背后,完全是个擒拿老手。她嗓音比平时稍响

一点,对三三说:“上,给她一巴掌。”

三三瞪着眼。把人牢牢逮好,舒舒服服请她打,这等美事她想也不敢想。

“上啊。”耿荻又说。女红卫兵不老实,想换个稍有体面的被俘姿势。耿荻膝头一抬,女红卫兵甜美地哀叫一声,不动了。耿荻说:“三三,她怎么给你一下,你就怎么还她。”

三三吸了吸混着淡淡血液的鼻涕。

“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狠。”耿荻冷笑着说,“后果我负责,跟你无关。”她有点不耐烦了,“三三你打是不打?你……”耿荻的嘴唇突然一收,一看就知道脏字给惊险地收了回去。三三这才冲上去,一巴掌打在女红卫兵弹性十足的脸蛋上。三三不仅打,嘴还硬得很,说老子反动就该随便挨你揍吗?老子反动我不反动,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三三没打过瘾,还要再次出手。耿荻说好了,就打到这儿。她放了女红卫兵,三三却人来疯起来,非要追击下去。连穗子都烦三三,觉得她太狗仗人势。

耿荻在“拖鞋大队”的威信,此刻达到了顶峰。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大概就数耿荻的威信了。耿荻除了上学,其他时间都和“拖鞋大队”泡在一起,参加她们夜袭军管会孙代表,往“革命作家、画家”家的煤箱里掺猫屎,朝工宣队长家晒的山芋干上涂尿液,还要撕毁新张贴的批判她们父亲的大字报、大标语,“拖鞋大队”在夜里十二点之后繁忙无比,完全是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地下武装。耿荻的功用是组织指挥,身先士卒。由于她的勇敢善战和指挥能力,“拖鞋大队”很少有失败的行动。即便有漏网的队员,也从来没发生过变节。

第二个夏天李淡云要去淮北下放,三三也不再和她“相扑”了。耿荻说她弄了一条登陆橡皮舟,请“拖鞋大队”全体去远郊划船。九个女孩骑四辆自行车,一辆三轮车,浩荡出发。下午时分她们才把橡皮舟充上气,然后载上耿荻带来的桃酥、煮鸡蛋、生番茄和两听军用午餐肉向水库中心划去。水库中心有个小荒岛,九个女孩唱了一支歌又一支歌地渐渐靠拢了它。快登陆时,橡皮舟的气漏了大半出去。耿荻

和四个年长的女孩下水游泳，把剩在船上的四个年幼女孩往岛上推。

野餐时大家都脱下外衣顶在头上晒，身上只穿背心裤衩。耿荻仍穿着她那身学生蓝，湿透水的衣服显得又厚又重。李淡云的身体已是个小妇人，也只能是一副谁看谁负责的坦然态度了。每个夏天，这群女孩都对别人和自己的身体有一番新发现。开始大家对彼此身体的变化不动声色，不久便相互指指点点起来。一个说快看，跟俩小馍似的！另一个就说，那也比你好——跟蚊子叮了两个包似的！一个说讨厌！往哪儿摸？一个便说，大家看哪，这丫头的肉就往这儿长！……

女孩们相互攻击，动手动脚，耿荻傻乎乎地只是笑。她学生服的风纪扣都未解开，脸捂得通红。李淡云说：“耿荻你不脱了衣服凉快凉快？”

耿荻说：“我挺凉快的。”

三三说：“凉快什么？我都闻到你身上的馊味了。”

耿荻白她一眼，说：“我愿意。”

葱葱说：“脱了吧，我们都脱啦。”

穗子见耿荻用一把电工刀在切一块午餐肉，然后用刀尖把它送到嘴里。她觉得耿荻的刀抖了一下。

李淡云说：“就是啊，你一人捂得严严实实，看起来好奇怪。”

三三说：“这样吧——穗子、葱葱，你俩脱光，耿荻就会脱啦。”

穗子反抗道：“凭什么我们脱光啊？”

三三突然翻脸说，你们谁不脱谁滚蛋，本来就不爱带你们出来。哼，有什么怕的？老子就不怕。说着她英勇地扒下了自己身上稀烂的汗背心。怕脱，就证明身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说时迟那时快，她的三角裤衩也落到了脚脖子。三三站起来，做了个“他是大春”的芭蕾舞动作，腿一掀。虽然全是女孩，三三那闪电般的青春生理解剖，还是显得惊心动魄。她们突然意识到，原来那是如此神秘莫测、层次丰富、幽深晦暗的东西。

三三得意地叉着腰，对耿荻说：“我都给你看了，你也得给我看。”



耿荻还是不紧不慢把肉切成薄薄一片，用刀尖送到嘴里，说：“三三你别现眼了，你姐姐羞得要跳水了。”

“耿荻你为什么不脱？”三三简直急疯了。

“为什么不脱？这还不简单？”耿荻站起身，个子比三三高半头：“因为我身上全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三三瞪着她，她也瞪着三三。三三突然“咯咯”笑起来，说她全明白了。大家问她明白什么了。三三仍是狐狸似的眯着眼笑，说反正她全明白了。三三一边笑，一边还用眼去比量耿荻，不怀好意极了。

再看耿荻时，大家发现她有点心虚，虽然嘴里还占着三三上风：“我警告你三三，再这么下流，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事后大家都背着耿荻问三三，她到底明白了什么。三三收起她一贯的胡闹态度，对女孩们低声说：“耿荻可能是个男的。”

女孩们“哇”的一声，吓得搂成一团。这时李淡云已去了淮北，“拖鞋大队”基本上归耿荻领导。三三这个太邪的推断，使她们感到危在旦夕。

三三要她们好好想一想，有谁见过耿荻尿尿？耿荻领她们去军区大院的澡堂洗大池，曾几何时她自己加入过她们的嬉水？问她，她不屑地撇撇嘴，说大池里浮一层人油，打死她她也不下去。再说她家有自己的锅炉，什么时候乐意，什么时候洗，何苦要图大澡堂的“白洗”？听听这解释也没错，但三三认为疑团正在于此。“对了，我想起来了！”蔻蔻一副毛骨悚然的眼神，口气也像讲恐怖故事，“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艺校上课，穗子你记得吧？你那天骗老师说你拉肚子，叫我帮你请假？后来我叫耿荻陪我去了。高老师上一会儿课，叫我自己先练习，她回家看看她孩子。耿荻就来帮我下腰，手把我抱得好紧。动作早做完了，她就是不放手……”

三三马上问，耿荻的手碰到蔻蔻的要害没有。蔻蔻让一阵猛烈的羞辱呛住，半天才点点头，说好像碰到了。蔻蔻是个小美人儿，十二岁就常有男孩吹她的口哨。她和穗子一同做艺校舞蹈班的旁听生，尽管硬胳膊硬腿大板腰，仍是迷死了老师们。大家问后来呢？蔻蔻说后